



二零二四年

中文文學創作獎

散文組 亞軍

〈單面明信片〉

杜澤

想到底，也只是收到幾個字、幾行話、幾道碎痕。可偏就是這樣，我內心生出一種難以克制的畏懼，直指那個地方，那個概念那些人那些事。就算我向我至親的人談及那種複雜的感覺，就算他們就在我身邊，寂寞依然徘徊我左右，我想這種寂寞都是因為我們，不是來自同一個地方。那是一種比家鄉更複雜的概念，不能被輕易進入。

究竟哪種情緒先被觸動，哪些事後來才想起，我已不清楚，但這種被重新驚動的記憶，是最確鑿的證據。我想這一封有撕碎痕跡的手寫信是主要的契機，又或許只是聽見家樓下小學的鐘聲……

那時，我坐在校巴最前一排，因為最早上車。校巴會輾轉到幾個地方等候，最後重新經過我家，才去學校。同學曾好奇地問我住哪，我待校巴再經過我家時，指著窗外某棟樓，他們就沒趣地回後排去。

直到我考進精英班，校巴的同學才把我領進聊天。我聽，他們說。某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次玩起急口令，「郵差叔叔送信純熟迅速送出」，他們要我唸，我不肯。郵差叔叔送信不好也不快，我寫過信給故鄉的姥姥，卻等不到回信。直到父親打長途電話拜年，我搶過電話問姥姥收到信沒有，她答從沒有。我花了一元坐車到郵局，找信去，綠色的幾個大人卻不斷相互推搪說不知道找不到。我想不出別的辦法，灰心離開。自此不再主動寫信，也沒再去過郵局。我衝口一句：「郵差叔叔容易甩轡！」他們反駁：「老師話郵差是好的，是你有鄉音讀不好才亂改。」

我不愛說話，我想這是天生的，是遺傳的。

我們爭論到課堂，我得意地重複著自創的急口令。那天班主任遲來課室，所以臉色不好。她惱躁地喊：「誰滋滋聲說話！」我和同學對望。「不要逼我！」她再喊，班上依然無人回應。「好！所有人放學都別走！」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。她令所有人拿出一張白紙，「寫下有份偷偷說話的人！」我呆望著從書包取出的白紙，糾結著寫還是不寫，寫一個還是寫全部，寫自己還是……老師收集所有摺好的紙後，一張一張掀開，「空白、空白、林一，你出來！」她將其餘的紙都放下。我應了叫喚，低頭經過幾個同學走到她面前。「是你自己寫的？」我依然低著頭，「主動認錯就是承擔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責任……」我頭低著淚往下掉。「其他同學可以走了」，幾陣匆匆的踏地聲，
「可是魏君、周璐也有份……」我剛講到嘴邊，卻想起「承擔責任」，止住了嘴，露出一副與她早上相同的表情。我又取出一張白紙，寫下反思兩個大字，將我犯的錯都寫下來。校巴早已開走，一種比課上學過的，更深刻的道理留了下來。那天我很晚才回家，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這件事，也沒人問起。

同學應該是因昨天的事，邀我到校巴後排玩。我只是聽，他們說。我只是將父親塞給我作早餐的零食遞給他們。他們嫌棄這不是香港的，卻都吧唧吧唧吃著，再伸手要。那段日子我更早地在車站等候，怕錯過校巴，又盼著早點下課，去這個屬於我的地方。

某次一個坐校巴後排的同學，喚我轉身玩他自創的手指遊戲，雙手作禱告狀，伸出食指，將對方的打散。他住火炭馬場附近，每次母親都會接送。我倆玩了幾天，他突然問我有沒有剪指甲的習慣，我答有，望去他不經修剪的指甲，才察覺我手指早有了幾道淡紅刮痕。我抹了抹傷口，繼續玩鬧，直到停車，直到他母親來了，校巴才駛走。我隔著窗向他揮手，他則向母親指認我。那日下車我愉快走到大昌市場，掏盡書包所有暗格，湊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出了一元八毫買了一盒蒙牛的三色雪糕。坐在公園的鐵長椅上，每個顏色慢慢品。額頭熱汗淋漓，待週五的天空剩下一大片黑色，我才回家。

週一班主任課，老師喚我出去，問我在校巴裡做了什麼？我搖頭，她再三向我確認，我依舊否認，她就要我站在課室壁報前反思。小息，她帶我去見等待著的那位同學和他母親。他媽問我為什麼要用指甲刮傷她兒子，我低頭，她篤定我是故意的，我以沉默否認。她向我展示她兒子纏著膠布的食指，說傷口很深，我緩緩伸出幾隻手指，都有刮傷痕跡。「都是小傷，甚至用不著膠布」，訓導主任向我大呵，一隻手掌拍不響，如果你不願意跟他玩，他一個怎能成事？望向圍著我的幾人，我抽泣著取出一張白紙。

天變成純黑的，我還在反思。「很夜了，叫你爸來接你。」班主任說完，我淚涕如泉湧。這些事我從未跟父親講過，他忙，沒來過家長會，不知道我惡名昭彰。儘管我一直搖頭，訓導主任依然要我爸來，說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放心離開。我辯不過他們，撥通電話。班主任接過，聽到我父親的聲音後，轉向訓導主任並指著電話，露出了與剛剛見到同學母親截然不同的，輕蔑的嘴臉。

父親喘著氣來到，她倆竟相互推搪，側過頭說，你來你來。最後班主

二零二四年

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任把我叫到一旁，我聽見訓導主任在向父親讚美我的誠實。班主任說「學校決定給你一個小過」。我馬上哭著走回父親身邊，告訴他。父親皺眉抽了我一巴，轉而向兩位老師低下頭彎下腰。他倆慌張地放下手裡的背包，要父親冷靜，說這都是學校決定的，是學校決定的。這裡沒有別人，沒有「學校」，只有他們兩個，和我父親。父親沒說過一句話，所以走廊很靜，只有一個孩童嗚嗚抽泣。

學校派老師來搜集我的「反思紙，我們會保留一輩子，你知道什麼是案底嗎？類似，我們是為了警惕你……」我怎都愛不上這裡，我只是剛好這樣出生，出生在這個地方。第二天班主任領我去道歉，那同學話我自己承認會剪指甲，話我肯定故意將指甲修得很尖然後刮他。我低頭彎腰，沉默間看見他完好沒傷的手指。

自此我不再主動剪指甲，任由它變長，後來很多髒東西都塞在甲縫間，極是難受。我用力撐開甲前，往內吹氣，無用，用另一隻手的指甲往裡摳，太厚。某日午膳我見班主任用牙籤剔牙，想到那是個方法，就在家中偷了父親在美心拿的牙籤，插進甲縫，效果挺好，只是有時用力過猛，扎到肉。被罰擦黑板總覺得雙手極糙，是灰白的粉筆碎末，甲縫也有。我取出牙籤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竊竊地從縫裡掏出髒東西，舒暢。這是在學校最快樂的事。

「林一！」班主任怒衝衝地往我這裡來，我總會被這駭人聲音嚇得渾身一顫。這可能是病，心理病。恐懼窒息，脈搏跳得極大。我慌得雙手一抖，牙籤便插進我的甲縫肉裡。「拿出來！」我將手裡握著的、書包裡的牙籤都交給她。「你用牙籤幹嘛？偷偷傷人？」我低頭。「默認？」我自覺地取出一張白紙，她得意地離開。收到反思紙後，她罰我對著壁報企。我面前是半個太陽、房屋和裡面三十七張人臉，貼得很近。我背後是歡愉的笑聲，一個群體融洽的證據。我突然覺得自己某隻指尖鼓鼓的，是濃紅的髒東西在甲縫間隆起，血還在往兩邊流。我想破壞，破壞壁紙破壞房子，這本就是我的東西。那時我又被罰，班主任說如果我願意承擔責任，就為班付出，買一張壁紙。我在屋邨到處走，很晚才回家，父親沒過問，我說要壁紙，白色的，學校要的，他沒多問，只說壁紙用灰的就好，老家就是這樣做的。「我給你帶的白紙貴，要用來學習的。」我本想多說幾句，卻覺得不過又是一張反思紙的事，就沒再多說。父親搗鼓了一整晚，第二天我只見到桌上一卷灰色的紙和一包旺旺饅頭。當日我將壁紙貼好後，班主任讓其他同學將喜歡的東西畫上去。她說這是學校送給大家的禮物。同學問，那老師最喜歡什麼東西？她答，當然是學校和你們。她將同學的大頭照貼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在陽光下的房子裡，包括我。我被貼在牆角，他們笑我是個生在角落的人。
而當時我在自己座位上寫買錯壁紙的反思紙。

我在背後聲音最噪時，偷偷地輕輕地撕掉壁紙的一角，只甲面大。撕下來本就屬於我的角落。我將直角的部分往指縫裡塞，合適，但不夠硬，又在壁紙破口處撕下更大一截，摺成直角，再塞，將甲縫凝固的血漿摳出來。

課室總是陰陰沉沉的，因為後排的燈不亮光，就算外面太陽高掛一片光明，這裡依然被陰影籠罩。每當被罰站，我都偷偷往窗邊挪動。我愛往窗外望，望向底下的樹林，林邊正緩緩升高的大樓，樓底下搬運著磚頭的人，人身後的圍欄，欄後有一處平地，平地上會有什麼？我只有踮起腳尖才能看到那平地，它小小的角落。角落可以有什麼？只能想像。平地左上角應該有四分之一個太陽，旁邊有很多棉花似的雲，雲下有間屋，屋外一扇窗，裡面有我和父親……

窗外落下雨點，點點落在每片伶仃的葉子上，每棵樹有幾片葉，葉上滑落幾點雨。角落那塊平地應該也有樹，茂盛的葉子自由飄動。那裡的樹上也有鳥嗎？有時從課室向外望，會看到一隻白鳥，從一邊來往另一邊飛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我私自地把自己複雜的感覺寄語於牠，牠卻飛得更快，飛出我的視野去。我逐漸發現，牠總會在某個時間在課室的窗外飛過，似乎牠從未離開。似乎牠離不開。你築的巢在哪？為什麼你走了又回來？後來這一切都被老師發現，她要我到壁報的另一邊罰站。我抵著壁報寫反思，用力地劃每一筆。終於壁報上也有我的痕跡，在它陰暗的角落。

暑假前的某天，老師要求我們寫一封信給十年後的自己。我取出一張白紙，對折，想著一面寫字一面畫畫。那次聯絡之後，我收到姥姥的信，信的正面是風景，背面是字句，她叫我多回去玩。我想不起故鄉的模樣。那時我三歲。是她帶我回去的。姥姥待我好。信的風景是姥姥家。格外漂亮。我把自己想像的那片平地，畫在白紙上，最後添了一隻白鳥。當我翻過面來，想著寫些什麼給自己，抬頭便看見老師一雙大眼正瞪著我。我馬上順著折痕，將剛畫好的一面撕掉，撕成粉碎。學校要求的是信，而不是明信片。她叫我站在黑板前，朗讀信的內容，我望著這帶著撕痕的半張紙說：「希望你以後不用再寫反思。」同學伴著班主任笑，直到我回到牆角。

那年暑假，父親收到一通電話，是班主任轉達學校的臨時決定，說精英班來年只收三十五個學生，而我剛好是三十六名。缺頁少角不是一張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整的紙，除非重新修剪。我童年的假期就結束了。畢業後我聽說那班主任因人事變動回鄉工作去，訓導主任則晉升成副校長。

樓下小學鐘聲比以往都清晰，是我剛推開了窗。班主任領著同學在操場一字排開，伶仃的幾個學生離開隊列，向著欄外跑去，去到自己的父母身邊，挽著手向著家的方向走。

我順著家的方向望去，天際線上有許多凹凸不齊的、新建好的樓頂。夕靄漸漸合上我的眼睛，玩鬧聲慢慢淡去……直到某種拍翼聲，我急地睜開眼，大廈縫隙中塞有一條橙黃夕線。我用指尖輕揉眼皮，關上窗，帶上檯面的一封信出發，回到那裡。我在信封上寫「查無此人，退回。」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大廈縫隙中塞有一條橙黃夕線——這光亮被擠壓成一條，但仍然是光。“我想這種寂寞都是因為我們，不是來自同一個地方”，痛徹心扉的句子，是校園的殘酷還是人心的殘酷？是和解還是順著折痕撕得粉碎？伶仃的葉子、茂盛的葉子，雲下有間屋屋外一扇窗裡面有我和父親，這些充滿充沛感情情緒的畫面，令人心碎。

—周潔茹女士

首段初讀似是錯置，實則是文章中心點。

從跨境學童折射成人世界，平靜，動人。(尾#5 段尤其安穩)。

—黃仁達先生

文筆頗佳，敘事清晰，作者善於營造氣氛，頗具電影感。

—馮偉才先生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